

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没有人留意过死者，没有人看到过凶手
光天化日之下，一起凶杀案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了……

排队的人
The Man in the Queue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

7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排队的人

The Man in the Queue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排队的人 / (英) 铁伊著; 黄妫俐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4

(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

ISBN 978-7-5317-2123-9

I.排… II.①铁…②黄… III.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177 号

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

Yuesefen Tieyi Tuili Quanji

-
- 作 者 / 约瑟芬·铁伊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高 璐
封面设计 / 弘文馆·韩 捷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宇海印刷厂
开 本 / 870 × 1120 1/32
印 张 / 60.375
插 页 / 15 × 8
字 数 / 1655 千
版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28.00 元 (全 8 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2123-9
-



约瑟芬·铁伊

Josephine Tey (1897-1952)

1897年出生于苏格兰因弗内斯，就读于当地的皇家学院。之后，在伯明翰的安斯地

物理训练学院接受三年训练，然后便开始物理训练讲师的生涯。后来，她辞去教职照顾她住在洛克耐斯的父亲，并开始写作。

这位英籍女作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理史最辉煌的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也是其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和她齐名

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谢尔斯都是大产量、行销惊人的作家，铁伊却穷尽一生

之力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八部水准齐一的好小说——是推理史上极少数一生没有任何

失败作品的大师。

约瑟芬·铁伊 1952年逝世于伦敦。

黄金探案系列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 1 《血字的研究》《四签名》
- 2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 3 《冒险史》
- 4 《回忆录》
- 5 《归来记》
- 6 《最后致意》《新探案》

黄金探案系列

约瑟芬·铁伊推理全集

- 1 《时间的女儿》
- 2 《法兰柴思事件》
- 3 《萍小姐的主意》
- 4 《博来·法拉先生》
- 5 《一先令蜡烛》
- 6 《一张俊美的脸》
- 7 《排队的人》
- 8 《歌唱的沙》

版权支持: **MOGOKO**.com®
墨歌

责任编辑: 徐秀梅 高璐捷
封面设计: 刘文信 韩捷
插图绘画: 李春明

导读

从信念开始

唐 诺

小说家朱天文喜欢纽约斯卡德探案，这是半公开的事，报上曾登载。去年她的名著《荒人手记》被译成英文版，她应邀前往纽约，自个儿跑去寻访斯卡德的世界，凡登大厦、阿姆斯特朗酒吧，以及斯卡德多次踟蹰于途的街头人行道，有纽约当地的朋友告诉她卜洛克本人常驻的咖啡馆，但身为同业的朱天文自反而缩，了解写作者私密空间的不好侵犯，谢绝了。回台湾之后，却意外接到卜洛克的亲笔签名新书，显然，这个世界仍存在着体贴、好事的通风报信之人。

然而，很少人晓得，朱天文也喜欢约瑟芬·铁伊，《法兰柴思事件》、《萍小姐的主意》等等。她曾说，看铁伊的小说，感觉很新，如在当下——只是，看来她再不可能哪天意外也接到铁伊的亲笔签名之书，因为这位推理第二黄金期最特立独行的女杰早已作古了(1952年)，诸如此类的恐怖小说情节应该不至于出现在我们朗朗乾坤的现实生活之中才是。

感觉很新，如在当下，这是什么意思？我猜，朱天文是一种直观的阅读感受，指的大概是铁伊所写到的那种可变动生活配备

(如房屋、衣物甚或习惯用语的式样)之上,某种今古变动不多的东西,像人的梦想、人的爱憎、人的脆弱与信念等等,如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物结构和百万年前的人类其实差异极其微小——而铁伊所书写的时间落点,距离我们此时此刻也不过才 50 到 70 年的时间而已不是?

然而,我们也会想到,就狭义的推理小说而言,我们看与她同期的克里斯蒂或谢尔斯(事实上她们因为活得较久,所以一部分作品还比铁伊的晚出)笔下世界的确仍是浓郁的维多利亚古老况味,而大西洋另一岸的同期美国,哈米特和钱德勒笔下仍是新城市才刚刚搭建,利益尚未分配完成,因此犹不脱西部时代野味十足动不动拔枪相向的基调,而小说中那些连今日美国人也搞不懂的昔时帮派黑话,更让我们今天阅读时增加了不少岁月湮渺人事已非之感——从这个角度来看,铁伊的确很特别,她小说中的某些质感和精致之处,不像推理,甚至会让人想到我们熟悉的张爱玲和后来的张派书写者。

但如果我们把铁伊从推理小说中拔出来,放入到正统小说的历史时间表里,可能又会得到不同的图像出来——我们晓得,铁伊书写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 20 年,就欧洲,尤其是一路领先发展的西欧来说,可以说小说已完全到达最成熟的高峰期,我们所熟知的伟大名字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十之八九已出现甚至逝去,小说并开始倾斜向创作力逐步萎缩的近代了,如此,铁伊的精致和现代感似乎又显得合情合理。

所以说,铁伊在小说的国度之中,身份之暧昧大概真的如《伊索寓言》中的蝙蝠,身处在正统小说和类型小说的边界之中——这里,我们岔个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蝙蝠”这两个中国的形声字,其意符既不从鸟(如蝙蝠)也不从兽(如獾狨),倒奇特地被归类为昆虫,这倒为这个让早期人类分类困难的古怪生物,又多一个归属领域。

我在想,人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和丈量方式真是蛮奇怪的

事,端看行业不同和不同行业所带来的时间参考点而定。思考宇宙起源和遥远星空之谜的天文学者用的可能是刻度最大的时间之尺,然后是地质学者、生物学者、人类学者、历史学者……如此一路到屏着呼吸看每季每月瞬息万变的流行现象观察者。我个人生平第一次对时间之流在不同尺度下的心悸奇异感受,是30年前犹在念小学时读《人类的故事》,房龙以这么一个不同时间丈量之尺的寓言拉开他的历史叙述:

在北方,有一个名叫史维兹乔德的高地,有一座岩石,高一百里,宽一百里,有一只小鸟每隔一千年飞来磨一次它的嘴。

当这座岩石逐渐被磨平时,永恒的岁月便过了一天。

1928年的英国

《排队的人》,这是约瑟芬·铁伊生涯的首部作品,完成于1929年,但书真正出版的时间却是1953年,也就是铁伊本人死后的第二年,这本书的如此特殊“遭遇”,引领我们想到另一件事,用另一种思维来读这部小说。

1929年有何特别之处?不就是普世最狂暴的经济大崩溃的前夕吗?这里,我们要说的却是之前一年,另一位更著名的英国女性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和她那本愤愤不平的女性意识名著《自己的房间》。

在这本留下了“女性要写小说,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以及每年500英镑收入”名言的演讲集中,伍尔芙一开始就愤怒地叙述自己在1928年的亲身经历——在剑桥大学的校园里,她脚一踏上草坪,立刻引来校内警卫的制止,不是因为“草坪保养中禁止进入”,而是因为她是女性;同样的,她也不被获准进入剑桥有名的图书馆之中,因为她仍是女性。

彼时的伍尔芙可不是才开笔写书、籍籍无名的铁伊,她已是一家出版社的主持人,已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兼评论

家，她的著作如《出航》、《雅各的房间》、《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和《奥兰多》俱已出版——但她仍无法改变她是女性的事实，以及当时英国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看法和待遇。

这就是《排队的人》孕育写作时候的景况和处境，也许可以提供我们阅读时的另一个思维纵深。

2000 年的日本

这里，我也仿维吉妮亚·伍尔芙，贡献自己的亲身经历——不同的是，时间是 2000 年的当代，地点是我们的东邻日本。

那年春节，我人在日本京都，正好逢上大阪的知事选举，开票结果破天荒选出了一名日本民主史上第一位女知事，但麻烦笑嘻嘻来了：一年一度的相扑大赛的春季场马上要在大阪举行，依例要由当地知事主持开场，然而，问题在于依相扑传统，女性不可踏上比赛的土俵——回到台湾后，我看到了这件事的收场，女知事屈服，土俵继续维持它的雄性骄傲传统，而且妙的是，争议过程相当平静，他们只当这事是个麻烦必须解决，并未因此引发激烈的女性抗争。

另外一件是，我个人因为偶然的机缘，认得日本当前能乐的第一人，她——注意，是她——是前代能乐国宝野村保的女儿，一位身躯虽见福态但举止美到极点的老太太，然而，依能乐传统，她终其一生不能正式上台表演，满身的绝艺只能用来传授下一代弟子，偶尔在非正式的演出中上台。

平等之路

很奇怪不是？让我们再回到英国，这个在人类历史上领先进入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睿智老国家，不是老早给了我们洛克这个人吗？洛克不是早在 18 世纪就告诉我们人生而平等吗？而且这个信念不是马上被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独立宣言》白纸黑字写上且三个世纪以来早已取得世人普遍的同意吗？

答案全部是“是的”，但那又怎么样？

我们先快速看一下历史事实。库尼格曾控诉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的杰佛逊本人蓄有黑奴，更遑论当时的统帅暨日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大农庄主人身份，事实上，在《独立宣言》的初稿版本中一度曾出现废奴的字句，但基于当时独立运动诸领导人的“现实状况”而被无声无息地删除掉了，这个依据人生而平等信念所建造的美好国度，于是保留了一大批黑色皮肤的不平等人口，继续在玉米田棉花田艰辛过日子。一直到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并结束，到此阶段，对黑人的平等权益，从建国的抽象信念进步为正式法律的保障。但事情完了没有？当然没有。我们再把这段历史跳到20世纪的60年代来，仍会触目惊心地看着各种种族隔离的不义事实，包括交通工具上黑人必须让位白人或坐在后半段，包括餐厅不接待黑人，包括白人学校不接受黑人学生等等。

60年代，距今才三十余年，从人的记忆来说，那不才是昨天的事吗？那不是我个人都已生而为人活在世界上，且念了小学到国中的那段日子吗？

今天，喜欢自我陶醉在人类多进步、世界多美好的人偶尔都该想想诸如此类的历史事实，让脑子清醒一下。

工作的开始

难怪有这么多人要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嗤之以鼻，转而相信，权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奋力去争取去捍卫来的；也难怪乔治·奥威尔要戏谑地说：是啦，人是生而平等，只是有些人总比其他人要平等一些。

这里我们无意虚无，也无意犬儒，只是我们得意识到，人类的世界并非一块平坦大地，一种普遍被承认的信念，甚或坚实可验证的“真理”，也无法简单如中国人所相信的那样像风吹过平坦草原般都低头接受。不，世界并不平坦划一，现实有着强大不好拉动的惰性，人的无知、私欲或仅仅是“不花脑筋”的传统习惯崎岖起伏，处处形成背风的死角和缝隙，不信的人可以去念

一下卡尔·萨根的《魔鬼盘踞的世界》，看看直到所谓 21 世纪的今天不知多少人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而不是进化来的。

信念和价值当然是有力量的，尤其长时期来看更是如此，只是它不像一些乐观的流行见解那么威风，保证得胜，这里，我个人比较相信的是康德的话：道德自由不是事实，而是假设，不是天赋，而是工作，是人给自己的一项最艰巨的工作，它是一项要求，一个道德命令——尽管，这样的话比较不好吞咽。

让我们学着把信念和价值看成工作的开始，而不是胜利的完成。

唐诺，台湾脸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本文系唐诺先生为脸谱版“约瑟芬·铁伊推理小说全集”撰写的导读，经作者授权使用。文字略有改动。

第一章

3月一个七八点钟的夜晚，全伦敦酒吧的客人都涌向剧场底层后座和顶层座位的售票口。砰，砰，一连串铿锵声。恐怖的轰然巨响揭开了周末狂欢夜的序幕。但这还是没能让开演前倚在“赛斯比斯暨特普西凯莉”剧院四根圆柱下耐心守候的接待员振奋起来。放眼四周，没半个人。欧文剧院门口已经有五个人分占两级台阶，挤在一块儿磨蹭取暖，希腊悲剧原本就乏人问津。“戏盒子”前空无一人，因为只对一些特定观众公开，于是成了被人遗忘之地。爱伦娜圆形剧场有三个星期的芭蕾舞剧团演出，十个人排队买顶层座位，为求底层后座票的人列成一长串。然而此时，沃芬顿剧院前的两个售票口都大排长龙，还陆续不断有人涌过来。过了一会儿，一名块头魁梧的警卫挤进底层后座的队伍里，伸出他如断头刀般的手臂对人群大嚷：“除了站位之外全部客满。”他收紧结实的三头肌，推开羊群中几只孱弱的羊，径自退到剧院富丽堂皇的大厅的玻璃门后取暖。一长排队伍留在原地动也不动，对于那些已经排了三个钟头队的人来说，受到这样的待遇根本不算什么。他们喋喋不休地有说有笑，咬着银纸包里的巧克力。除站位之外全部客满，即便如此，那些人仍然乐意站着观

赏《你难道不知道?》最后一周的公演。这出由伦敦人自己编写的歌舞剧,也是最后一部旷世之作,已经上演两年了,演出前几个星期,正厅前座和楼厅包厢座早就被订光了。白作聪明的年轻女孩们总是不肯乖乖排队,但她们等在栅门口塞钱贿赂或在售票口插队的伎俩显然失效了。整个伦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想挤进沃芬顿看这出戏以偿夙愿。他们想看高利·格伦为他可笑的际遇发表感言——格伦曾被勇敢的经理从火车铁轨上救回一命,因命运赐予良机才得以声名大噪。他们想让动人的蕾伊·麦克白再度温暖自己。这颗闪耀的彗星,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照亮了人们空虚的心灵,让其他的恒星黯然失色。蕾伊的舞蹈像翩然飘舞的落叶,蕾伊淡漠的笑容曾为某牙膏做了六个月的广告,一时间蔚为风尚。“她若即若离的魅力”,大家都这么说她,但她的戏迷声称这是夸大其词。每当人们用不适宜的字眼谈论起她非凡的气质,这些戏迷会摇撼着手狰狞着脸检阅这些评语,就像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她也要到美国去。经过了这两年,没有蕾伊·麦克白的伦敦将恍如贫瘠沙漠。现在,谁不想一睹佳人最后的风采?

傍晚五点钟,天空飘着细雨,刺骨的气流掠起雨丝,半玩笑似的从头到尾一笔扫过排队的行列,却没有任何人因此打退堂鼓——即使今晚的天气相当严寒,这些微不足道的考验对他们而言只是道解馋的开胃小菜。队伍的前端移动着,排队的伦敦佬们惹得暗巷里的娱乐表演群开始蠢蠢欲动。一开始先来了几个发传单的小鬼,面无表情的脸上一双双机灵的眼睛,他们如火烧屁股般迅速穿过队伍,引起一阵喧哗,散落漫天飞舞的纸张。接着,一个腿比身体短一截的人躺在人行道湿漉粗糙的地毯上,扯着自己的四肢打结,仿佛是无意的,他最后使自己看起来像只蜘蛛;然后,他哀戚的蟾蜍眼突然一亮,出人意料地冲进万头攒动的人群中,迟钝的旁观者这时才发现自己被耍了。接续前者的是一个拉奏流行音乐的小提琴演奏者,自我陶醉在琴声中,却没注意到他的E和弦高了半个音。然后,几乎在同时间

来了一名感情丰沛的民谣歌手和一组三人管弦乐团，他们不悦地彼此对皱了一两分钟的眉头，独唱者比先来者有老大的优势，以一曲《因为你唤醒了我》拔得头筹。管弦乐团的团长急忙抓起吉他交给他的副手，伸出手臂高举掌心上前介绍团中的男高音，男高音隔着团长的头看过去，想要无视他的存在，但是发现行不通，因为团长比他高了半个头，以致怎么样都挡在他面前。团长继续向排队的观众介绍乐团的成员，这时，民谣歌手震动他的嗓子发出严重抗议，两分钟后，他边咒骂边抱怨地隐身在暗巷里，管弦乐才开始奏起最后一支舞曲。这比耶稣复活那些老掉牙的把戏新潮多了，群众马上就忘了所有受过迫害的可怜受难者，生气勃勃地用他们的脚随着节奏打拍子。管弦乐表演完，魔术师、传道士纷纷出现，还有一个人将自己绑在假绳结上，再假装释放了自己。

表演节目轮番上阵，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每个人在离去前都会排成一列，一拐一瘸但缠扰不休地将帽子伸进已经几乎挪不出缝隙的队伍中，不断说着：“谢谢捧场！谢谢捧场！”鼓励在场观众慷慨解囊。戏剧表演告一段落之后，卖零嘴的，卖火柴的，卖玩具的，还有兜售明信片的小贩们纷纷出笼。观众有的用一分钱打发他们，有的则正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小玩意儿。

这时，一阵颤动传遍整列队伍——经验老到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脚凳被扔至一旁或被折起收进袋子里，食物消失无踪，钱包亮了出来。一场充满爱意的惊险赌局就要展开了。是赢，还是临近售票口那一刹那发现错失良机？队伍前端购票作业的数学运算还没有后段来得精确，开门那一两分钟的兴奋激发了英国人一贯爱角逐先后的本能——我指的是英国人，苏格兰人可不是这样——有人轻轻往前推，作势调整位子，让售票口被挤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群众开始往前挪动，这样他们才得以尽快挨到门口。由落在黄铜上叮叮当当的硬币声响显示，急促的交易不断，让那些恍若置身天堂的幸运儿得到解脱。同样的，这些声音使得已经水泄不通的队伍不自觉地向前弩进，直到前

排的人开始抗议他们听到自己肺被压碎的声音，警察才走进队伍调解。“喂喂，往后站一点！时间还很多，大家不要挤。”时不时有人就像项链上断掉滑落的小珠子，三三两两从队伍前端被解放出来，队伍才得以踉跄前挪几寸。眼前，一位胖太太笨拙地拿着钱包欲掏出更多的钱。她该事先准备好准确钱数的。她这种把其他人杵在后头的蠢行很快被发现。仿佛意识到别人的敌意，她转身对排她身后的男人气鼓鼓地说：“喂，如果你不一个劲儿地推我，我会非常感激，在所有人都蛮不讲理的当儿，一位女士难道不能优雅地拿出她的钱包吗？”

但是被她指责的男人并没有反应，他的头低垂在胸前。她珠子般小眼睛底的愤慨只瞧到他的软呢帽顶。她闷哼了一声，转身面朝售票口，把刚才掏了半天的钱放到柜台上。就在她这么做的时候，男人缓缓倒下，膝盖着地。那些排在他后面的人眼睁睁看着他动也不动地跪在那里，然后脸孔朝下，趴在地上。

“这小子昏倒了。”有人说，没有人动一下。识时务的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武装起自己。他们担心排了一天队的好事会落空，心中盘算着也许其他的人会照顾这个小伙子。然而，没有人这么做。这些人，一个比一个自私，没人愿意趋前帮助这个已经虚脱的年轻人。在他倒下，身体摊成松垮垮的一团时，背上的刺伤吓得周遭的人急忙退开。有个女人扯着嗓门一连尖叫三声，仓皇失措；推挤拉扯，原本麻木无情的队伍突然间全部静止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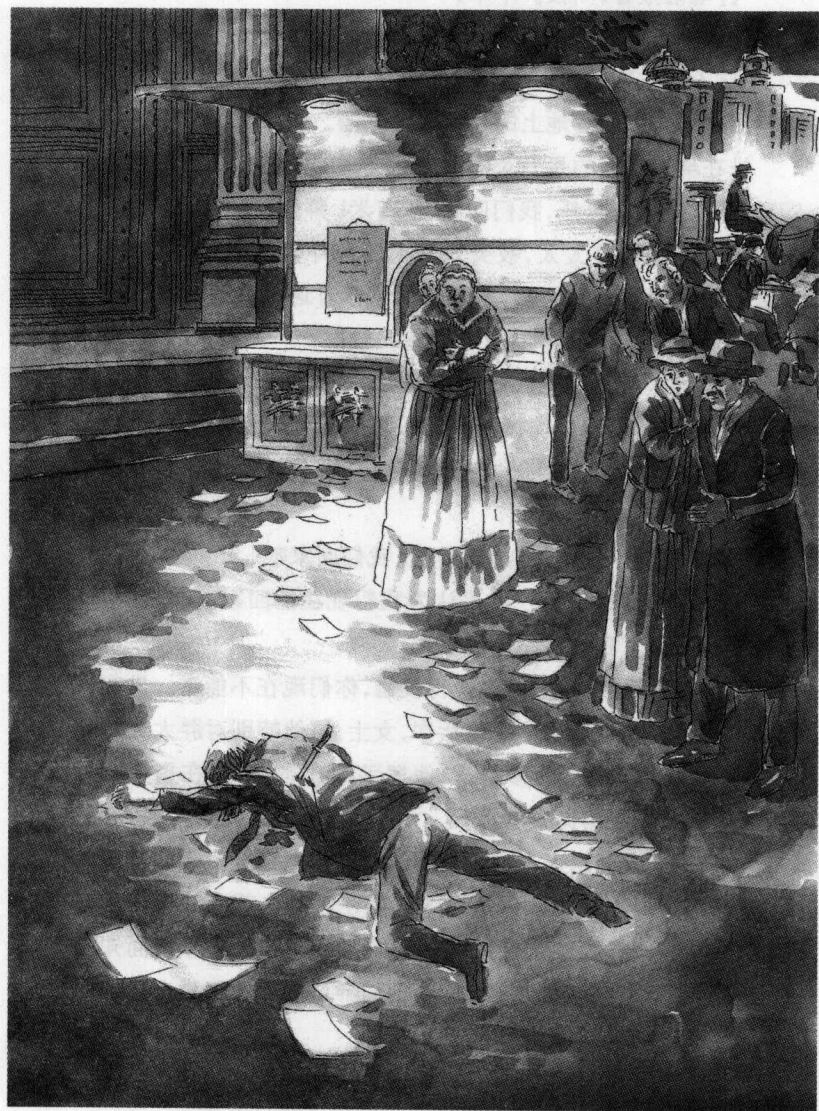
在天花板无罩灯白色清冷的光线照射下，男人身体被本能退却的群众孤单单地留在原处，身上每一处都暴露无遗。他的灰呢外套上斜插着一把银色的家伙，邪恶地闪着不祥的光亮。

那是一把匕首。

几乎在号叫“警察”声爆开前，警卫从其他安然无事的队伍中赶了过来。女人的第一声尖叫就让他警觉到苗头不对。除非有人意外死亡，没有人会叫得如此凄厉。他盯着眼前景象有一两分钟光景，男人躯体蜷卧在地，他把男人的头转向有光线的

舞人的星谷里，那天夜里，一面

在王宫里，王宫里



整部小说情节紧凑，引人入胜，让人读来欲罢不能。在小说中，作者

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以及对人性的细腻刻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

这一面，然后放开他，对柜台里的人说：

“打电话报警，叫救护车来。”

他惊恐未定地转身面对排队的人。

“有人认识这位先生吗？”

所有的人都盯着地上的死者不发一语。

排在男人后面的是一对婚姻生活美满的夫妇。女的不断抽咽着，面无表情：“拜托，我们回家吧，吉米！拜托，我们回家吧！”站在柜台对面的胖太太，被突如其来的惊吓慑住，戴黑色棉质手套的手紧紧握着她的票，宽慰自己尚保有这出戏的座席。在后排的队伍中，消息像燃烧后的灰烬般散开——有人被杀了！——有人因这个消息失去玩乐的兴致，败兴而归；有的人企图挤到前排看热闹；有些愤慨不平的人要求保留他们排了几个钟头所应得的位子；门廊斜坡上的群众开始在绝望的混乱中打转。

“拜托，我们回家吧，吉米！拜托，我们回家吧！”

吉米首次开口说话：“我不认为我们现在能回家，亲爱的，要等警察来决定我们该不该留下来。”

警卫听到他的话，说：“你说得没错，你们现在不能走。排在前面这六位得留在原地——包括你，女士。”他特别对胖太太声明，“其他的人可以往前移动。”他挥手的姿态，像是在指挥交通，以闪避一辆半路抛锚的车。

吉米的太太开始变本加厉地抽泣。胖太太抱怨连连。她想看看那出戏，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排在这对住郊区的夫妇后面的四个人，同样为被这件跟他们毫无干系而结果又不得而知的事弄砸了周末觉得老大不高兴。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自己的无辜。

“也许吧，”警卫说，“但是你们得详述一下当时的状况。没什么好怕的。”他试着让他们宽心，心里却颇不以为然。

队伍继续前进。门房不知从哪儿拿来一条绿色窗帘布覆盖在尸体上。铜板发出的叮当声此起彼落，仿如自顾自滴落的雨